

一些平时出现在头脑中的想法

之前排除一些我觉得我不应该关心的东西以节约自己的时间而以此为傲的想法是不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在自我划定范围、强化自己的**信息茧房**会让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思考逻辑更加激进或者说**脱离实际**的情况，或者说更加没有办法对某些事情具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判断？

我对于不同类别的朋友之间关系的处理是不是有较大的问题？我总是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考虑问题（尽管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所在世界的主角，以自我为中心可能有迹可循），以至于对于不同的朋友我总会有非常明确的**行为范式**的预期，一旦某些朋友上做出一些对我有影响且不太符合我预期行为的事情（往往不是好事情）时，我可能会有超出平常人（一个假象的水平）的心理反感。

在**相信自己**和**怀疑自己**之间应该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呢？我有时会认为“当一个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那么他/她就已经输了(指在想做的事情方面)”，这种相信自己能力或者其他方面的自信一直是我能走到现在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相信总会遇到瓶颈，或者说过度的自信会导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或者甚至把缺点当优点。挺像现在国内盛行的民族主义一样，走得太远迟早会反噬自身。

我非常希望能搬出去的一个原因是：“你”能想象，当“你”想要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个不是“你”所写的东西的受众就突然站在“你”后面看着“你”，问“你”正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是我这三年慢慢意识到对我**思考能**

力、**文案写作能力**等难以提升的原因之一，我希望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能更好地提升自己。

昨天和大导师许老师聊天中我提到了我作为家族里第一个一本大学生的同时是第一个研究生的情况时暴露出的那种**凡尔赛**（这个词确实在聊天之中出现，他说“你还凡尔赛起来了”）以及我在暑期不想回家以避免被亲戚们请去吃饭、玩的态度是不是意味着我有这样的潜意识：有了一种不同于他们看不起他们的心态（有待观察）、有了高人一等的**自我暗示**（大概率是有）、那部老电影《决裂》中的大学生那样忘了自己的根（有待观察）和较为深层的自负。为了避免坏的思想的影响，实时的记录自己的思想和进行**自我批评**就必不可少。

昨天对于少雄在群里表达的对唐山事件的不满并且希望有人和他一样给相关单位发邮件以期望改变社会的想法的回应现在想来却有不妥，尽管我的确认为邮件与之信访的影响更是千分之一，但是也不该简单回复这是无用之举。对此类事件我也曾经这样以为这种小事能有很大作用，但是我现在觉得至于当事人**愤怒的释放**的作用更大，我也曾经愤怒，现在也愤怒，只是我现在更期望于：要么群众**觉醒**自下而上的变革，要么成为有话语权有权力的人自上而下的**改革**。（后者虽然治标，但私以为应对目前的情况是够了，相比于上个世纪）

身边的人似乎都对政治没有太大兴趣，即便是党员，这是文化属性决定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成这样。“激进的学生最容易被‘利用’”，每次学生运动实际上是反应了一些精英对当前社会的不满，而与之相对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抱有能过一天是一天，只要不欺负到自己头上那就

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又或者以一种完全相信党做什么都是为我们服务的，只是目前有目前的困难不会从恶意的角度去思考。并且视那些比较激进的人为难以承受当前的困苦而以此为调解心态，释放压力的方式，会认为是 **自身情绪** 而非理性所致的行为，甚至对他们有可怜和同情的态度。